

登科記考補正

中冊

(清)徐松撰  
孟冬補正



登科記考補正

中冊

〔清〕徐松撰  
孟二冬補正

## 登科記考補正卷十四

### 唐德宗神武孝文皇帝

貞元十一年乙亥(795)

三月丙申，諸州準例薦隱居邱園、不求聞達蔡廣成等九人。各授試官，令給公乘，到京日量才叙用。《舊書》本紀。《冊府元龜》載於十二年三月，非是。《因話錄》：“德宗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於昭應縣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云：‘將應不求聞達科。’”

進士二十七人：試《立春日曉望三素雲詩》。

崔玄亮，《舊書》本傳：“玄亮字晦叔，山東磁州人。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白居易《虢州刺史崔玄亮墓誌銘》：“幼嗜學，長善屬文。以詞賦舉進士甲科”。柳城摹雁塔題名殘拓本有貞元九年正月五日進士崔玄亮，當是未第時所題，故無“前”字。○孟按：原本卷貞元十六年(800)進士科下又著錄“崔玄亮”，徐氏考云：“白居易《賀湖州崔十八使君詩》云：‘貞元科第忝同年。’又云：‘爲是蓬萊最後仙。’注云：‘貞元初同登科，崔君名最在後，當時崔自詠云：‘人間不會雲間事，應笑蓬萊最後仙。’”朱補云：“《記考》著錄崔玄亮凡三處：卷一四貞元十一年進士，據引《舊書》本傳；卷一四貞元十六年進士；卷一五貞元十九年拔萃科。按三處著錄皆爲同一人，而唐進士無再登之例，十一年與貞元十六年下著錄進士崔玄亮必有一誤。今考貞元十六年下據引白居易詩‘貞元科第忝同年……爲是蓬萊最後仙’

及注語，當是指貞元十九年拔萃科登第，崔玄亮與元稹、白居易同年。據元稹《酬哥舒少府寄同年科第》排列貞元十九年宏詞、拔萃之登科八人，除按作文之例將自己謙列最末外，崔玄亮正是最後人；又據《唐詩紀事》卷三九：‘玄亮與元微之、白樂天，皆貞元初同年生也，玄亮名最後。’元、白同年登科惟貞元十九年，故崔玄亮與白居易同年且又名最後者，亦當是貞元十九年事。徐松貞元十六年進士崔玄亮之考訂失誤，可刪，而以貞元十一年崔玄亮登進士第爲是。”今從朱補刪併。

韓泰，柳宗元《送韓豐詩後序》：“宗元常與韓安平遇於上京。”童宗說注云：“韓豐弟泰，字安平，貞元十一年中進士。”又見《館驛使壁記》及《答元饒州論春秋書》。韓愈《舉韓泰自代狀》：“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詞學優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又見《順宗實錄》。

苗蕃，《昌黎集·故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君諱蕃，字陳師。少喪父，受業母夫人，舉進士。”五百家注引韓注：“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孟按：宋蜀刻本《新刊經進詳注昌黎先生文》卷二十五《太原府參軍苗君（蕃）墓誌銘》王儔補注：“苗蕃，公妻母苗夫人從姪也。正元十年進士。按《世系表》：蕃生著；著生愜、憚、恪；愜生廷乂。按《登科記》：愜，長慶二年；憚，大和五年；恪，八年；台符，大中八年；廷乂，乾符三年，皆相踵第進士。”知王注當有所本。然此言蕃“正元十年進士”者，或登十一年榜也。錄此俟考。又，苗蕃子愜撰會昌元年（841）七月二十九日《唐故太原府參軍贈尚書工部員外郎苗府君（蕃）夫人河內縣太君玄堂誌銘并序》（見《彙編》[會昌 003]）亦云：“皇考始以德行文學爲鄉里舉，得太常第。”

周君巢，君巢，貞元十一年進士，見洪興祖《韓子年譜》。昌黎《送李判官正字礎歸湖南序》：“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巢獨存。”柳宗元《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作汝南周公巢。

\* 齊暉，原作“齊暉”。徐氏考云：“《昌黎集》有《送齊暉下第序》，五百家注樊氏曰：‘齊暉兄弟六人，昭、昉、映、暉、照、煦，無有暉者。按《登科記》，暉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按‘暉’與‘暉’字形相近而訛。”孟按：《彙編》[貞元 119]高弘規撰貞元十八年（802）十二月一日《唐故相州臨河縣尉張府君（遊藝）墓誌銘并序》（周紹良藏拓本）云：“府君諱遊藝，清河貝人。……女三人：長適太原王氏，次適高陽齊氏，次適太原王氏。齊氏有

三子，長曰暉，試秘書省校書郎；次曰暉，監察御史，皆以文第於春官，並佐戎府。次曰煦，又膺秀士之選。”按齊氏兄弟名皆取日字旁，知“暉”、“暉”皆為“暉”之訛。參見《元和姓纂》卷三（河間齊姓）岑校。

獨孤寧（獨孤密），柳宗元《送獨孤書記序》：“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寧。”韓注：“貞元十一年登第。”○陳補云：“《柳河東集》卷二十二《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以符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密。’注：‘貞元十一年登第。’中華本《柳宗元集》作獨孤寧，校勘記云：‘音辯、訓詁本及《英華》、游居敬、蔣之翹本作‘獨孤密’，世綵堂本作‘獨孤宓’。’徐《考》作獨孤寧，疑誤。柳序復云：‘獨孤生與仲兄寔連舉進士。’《新唐書》卷七五《宰相世系表五下》載獨孤恤三子：寔、寂、密，‘密，雲州刺史’。《古今姓氏書辨證》卷三五以寂為寔兄，揆以柳序，是。其名似當以‘密’為近是，祈得石刻以定之。《唐語林》卷一云元和初密除起居郎。”

李季何，見《文苑英華》。《唐詩紀事》：“季何，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孟按：《古今歲時雜詠》卷三錄李季何、李應《立春日曉望三素雲》詩，題下注：“貞元十一年呂侍郎下。”

陳師穆，見《文苑英華》。

李應。《唐詩紀事》：“應登貞元十一年進士第。”○孟按：又見上。

諸科八人。

隱居邱園，不求聞達科：

蔡廣成，《冊府元龜》作蔡武，《永樂大典》引作蔡茂。今從《舊書》。

劉明素。褚藏言《竇群傳》：“府君諱群，字丹列。弱冠不樂進士之科。郡守給事中京兆韋公夏卿知公，以為江左文雅無出其右。適貞元十年詔徵天下隱居邱園、不求聞達之士，韋公薦焉，與桂山處士劉明素同表。其時天下慰薦九人，公獨不除授。”

博學宏詞科。歐陽詹《與張尚書書》云：“去秋遠應直言極諫詔，不逮試便往西秦。今冬將從博學宏詞科，赴集期。”按試直言極諫在十年十月，則詹應此年宏詞也。

知貢舉：禮部侍郎呂渭。見《唐語林》○孟按：《唐摭言》卷八“主司撓悶”條云：“貞元十一年，呂渭第一榜，撓悶不能定去留，因以

詩寄前主司曰：‘獨坐貢闈裏，愁多芳草生。仙翁昨日事，應見此時情。’按此詩見於《全唐詩》卷三〇七呂渭詩，題作“《貞元十一年知貢舉撓悶不能定去留寄詩前主司》”。“前主司”，指顧少連，知貞元九年、十年貢舉，見前。

李季何《立春日曉望三素雲詩》曰：“靄靄青春曙，飛仙駕五雲。浮輪初縹緲，承蓋下氤氳。薄影隨風度，殊容向日分。羽毛紛共遠，環珮杳猶聞。靜合烟霞色，遙將鸞鶴群。年年瞻此御，應許從元君。”《文苑英華》

陳師穆《立春日曉望三素雲詩》曰：“晴曉仲原注：疑。春日，高心望素雲。彩光浮玉輦，紫氣隱元君。縹緲中天去，逍遙上界分。鸞驂攀不及，仙吹遠難聞。禮候於斯睹，明循原注：二字疑。在解紛。人歸懸想處，霞色自氤氳。”《文苑英華》

李應《立春日曉望三素雲詩》曰：“玄鳥初來日，雲仙望處分。冰容開上界，玉輦擁朝雲。碧落流輕艷，紅霓間彩文。帶烟時縹緲，向斗更氤氳。髣髴隨風馭，迢遙出曉雲。茲辰三見後，希得從元君。”《文苑英華》

## 十二年丙子(796)

三月十七日，國子司業裴肅奏：“《爾雅》博通詁訓，綱維六經，為文字之楷範，作詩人之興詠。備詳六親九族之禮，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今古習傳，儒林遵範。其《老子》是聖人玄微之言，非經典通明之旨，為舉人所習之書，伏恐稍乖本義。伏請依前加《爾雅》。”奉敕：“宜准天寶元年四月三日敕處分。”《唐會要》○孟按：《全唐文》卷五四六錄裴肅此文題作《請進士兼習爾雅老子奏》，文曰：“《爾雅》為六經文字之楷模，《老子》是聖人元微之奧旨，請勒天下明經進士、五經及明一經進士、五經及諸科舉人，依前習《道德經》者，宜準天寶元年敕處分，應合習《爾雅》者並準舊式。”

是年，駙馬王士平與義陽公主反目。蔡南史、獨孤申叔播爲樂曲，號《義陽子》，有《團雪》、《散雪》之歌。德宗聞之怒，欲廢科舉。後但流斥南史乃止。《國史補》

進士三十人：試《日五色賦》，以“日麗九重，聖符土德”爲韻。

《春臺晴望詩》，見《柳宗元集》注。

李程，狀元。《舊書》本傳：“程字表臣，隴西人。父鸞伯。貞元十二年進士擢第，又登宏詞科。”《摭言》：“李程，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先榜落矣。先是出試，楊員外於陵省宿歸第，遇程於省門，詢之所試。程探靴鞬中，得賦藁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册子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攜之以詣主文。從容給之曰：‘侍郎今者所試賦，奈何用舊題？’主文辭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題目向有人賦此，韻脚亦同。’主文大驚，於陵乃出程賦示之，主文嘆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無則已，有即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面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謝，謀之於陵，於是擢爲狀元，前榜不復收矣。或云出榜重收。程後出鎮大梁，聞浩虛舟應宏詞，復賦此題。頗慮浩愈於己，專馳一介取本，既至啟緘，尚有憂色。及睹浩破題曰‘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北夢瑣言》：“李程以《日五色賦》擢第，爲河南尹日試舉人，有浩虛舟卷中行《日五色賦》，程相大驚，慮掩其美。伸覽之，次服其才麗，至末韻‘侵晚水以芒動，俯寒山而秀發’，程相大哈，曰：‘李程賦且在，瑞日何爲到夜秀發！’由是浩賦不能陵邁。”○孟按：樂史《廣卓異記》引《登科記》云：“李程，貞元十二年進士，狀元及第。”

孟郊，《唐才子傳》：“孟郊字東野，洛陽人。貞元十二年李程榜進士，時年五十矣。調溧陽尉。”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先生諱郊，字東野。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五百家注引樊注曰：“《登科記》，東野及第在貞元十二年，年五十四。”孟郊有《登科後詩》云：“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又有《同年春燕詩》云：“少年三十士，嘉會良在茲。高歌搖春風，醉舞摧花枝。意蕩晚晚景，喜凝芳菲時。

馬跡攢駭裊，樂聲韻參差。視聽改舊趣，物象含新姿。紅雨花上滴，綠烟柳際垂。淹中講經義，南皮獻清詞。前賢與今人，千載爲一期。明鑒有皎潔，澄玉無磷緇。永與沙泥別，各整雲漢儀。盛氣自中積，英名日四馳。塞鴻絕儔匹，海月難等夷。鬱抑忽已盡，親朋樂無涯。幽蘅發空曲，芳杜綿所思。浮跡自聚散，壯心誰別離。願保金石志，無令有奪移。”又有《擢第後東歸書懷獻座主呂侍御詩》云：“昔歲辭親泪，今爲戀主泣。去住情難並，別離景易戢。天矯大空鱗，曾爲小泉蛭。幽意獨沈時，震雷忽相及。神行既不宰，直致非所執。至運本遺功，輕生各自立。大君思此化，良佐自然集。寶鏡無私光，時文有新習。慈視誠志就，賤子歸情急。擢第謝靈臺，牽衣出皇邑。行襟海日曙，逸抱江風入。蒹葭得波浪，芙蓉紅岸濕。雲寺勢動搖，山鐘韻噓吸。舊遊期再踐，懸水得重挹。松蘿雖可居，青紫終當拾。”柳城摹雁塔題名殘拓本有貞元九年正月五日進士孟郊題，是未第時題，故無“前”字。○宋代吳子良撰《荆溪林下偶談》卷一《孟郊年四十六登第》云：“《東野墓誌》云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史云年五十得進士第；樊汝霖云時郊年五十四。三說不同。按唐《登科記》，郊登第在貞元十二年李程榜。又按《墓誌》郊死於元和九年，年六十四。自元和元年逆數而上至貞元十二年，凡十九年矣，郊登第當是年四十六。又退之《薦士》詩：‘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耄。’蓋郊登第四年方調溧陽尉也。《誌》謂之幾五十是矣，史與樊說失之。然郊集中有《落第》詩、《再下第》詩，又有《下第東南行》及《下第東歸留別長安知己》等詩，則郊前此嘗累舉京師矣。今《誌》謂之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又何也？”

馮審，《舊書·馮宿傳》：“宿從弟審，貞元十二年登進士第。”《新書》：“審字退思。”

張仲方，《舊書》本傳：“仲方，韶州始興人。祖九皋，父抗。伯祖始興文獻公九齡，開元朝名相。仲方貞元中進士擢第。”又曰：“敬宗即位，李程作相，與仲方同年登進士第，召仲方爲諫議大夫。”白居易《張仲方墓誌銘》：“公諱仲方，字靖之，貞元中進士擢第，博學宏詞選登科。”

李方古，《昌黎集》有《答渝州李方古使君書》，五百家注引韓注：“方古，貞元十二年進士。”

崔郾，郾舉進士，平判入等，見《舊書·崔郾傳》。杜牧《崔郾行狀》：“崔郾字廣略，貞元十二年，十六年平判入等。”

蕭鍊，柳宗元《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逾時而名擢太常。”韓注云：“貞元十二年，禮部侍郎呂渭知貢舉，試《日五色賦》、《春臺晴望詩》，鍊中第。”○孟按：《彙編》[元和 002]蕭策撰元和元年(806)二月二日《唐故天德軍攝團練判官太原府參軍蕭府君(鍊)墓誌銘并序》云：“士君子之處世，所貴慎其始而敬其終。公之始也，從乎鄉賦而登文詞之甲科，其終也，佐乎已知而歿於邊陲之王事，豈不謂慎始敬終之者歟？公蕭姓，諱鍊，字惟柔……南蘭陵郡人也。”

湛賁，《摭言》：“彭伉、湛賁，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即湛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湛猶為縣吏，妻族為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席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於後閣，湛無難色。其妻忿然賁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為容？’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時伉方跨驢縱遊於郊郭，忽有家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袁人謔曰：‘湛郎及第，彭伉落驢。’”《唐詩紀事》：“至今袁州之西有落驢橋。”《永樂大典》引《宜春志》：“湛賁登進士第。”○孟按：《唐詩紀事》卷三十五“彭伉”條：“賁……一舉擢第。”注：“貞元十二年。”元刊本《新編排韻增廣事類氏族大全》卷七：“湛賁，唐貞元登第，為高安縣令，徙縣治於元陽觀。”又，天一閣[嘉靖]《袁州府志》卷七《選舉表·科第》：“宜春，唐，貞元十二年：湛賁，進士，有傳。”

崔護，《唐詩紀事》：“護字殷功，貞元十二年登第，終嶺南節度使。”

喬弁，見《文苑英華》。〔趙校：《全詩》卷三六八作“高弁”〕○孟按：《白氏長慶集》卷五十二《喬弁可巴州刺史制》，約作於長慶元年(821)至二年間。《唐刺史考全編》卷二〇一《山南西道·巴州(清化郡)》亦考喬弁為元和末至長慶中任巴州刺史。疑即其人。

\* 崔弘禮，原卷二十七《附考·進士科》錄有“崔弘禮”，徐氏考云：“《舊書》本傳：‘字從周，博陵人，北齊懷遠之七代孫。祖育，父孚。弘禮舉進士。’”孟按：《千唐》[1043]王璠撰大和五年(831)四月二十八日《唐故東都留守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東都尚書省事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司空崔公(弘禮)墓誌銘并序》(參見《彙編》[大和 039])云：“公諱弘禮，字從周，博陵人也。……公始以進士擢第，洎愚登秀

才科，相遠十五載。”按王璠於元和五年(810)登進士第(見本書卷十八)，前推十五年，則崔弘禮登進士第當在貞元十二年(796)。今移正。弘禮卒於大和四年(830)十二月十七日，享年六十五，則其擢第時為三十一歲。亦見胡補。又，宋蜀刻本《新刊經進詳注昌黎先生文》卷二十四《李元賓墓銘》，王儔補注：“崔洪(按當作弘)禮十四年及第，與元賓同年進士也。”按李觀(字元賓)登貞元八年(792)進士第，已見前。此云“與元賓同年進士”者，謂與元賓同年赴舉也。王儔補注嘗引用唐人《登科記》，此“十四年及第”之說或有所據。今姑從王《誌》，附此俟考。

\* 何堅。韓愈《送何堅序》云：“何與韓同姓為近，堅以進士舉，於吾為同業。”《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二十二錄何堅《除授太學國子監司籍之職因賦》有云：“瓊林日照宮花燦，金榜風搖姓字高。幸荷召頒入太學，相期聯步觀天朝。”日本藏[康熙]《永州府志》卷十《選舉上·進士年表》載：“何堅；道州人；德宗貞元十年李程榜進士。”按李程為貞元十二年進士科狀元，故“十年”，當為“十二年”之誤。

\* 明經科：

\* 侯績。《彙編》[大和 100]劉軻撰大和九年(835)十二月十一日《唐故朝議郎陝州硤石縣令上柱國侯公(績)墓誌銘并叙》(北京圖書館藏拓本。參見《補遺》冊四，第 140 頁)云：“公諱績，字夏士，上谷人。……公兄繼以文科入仕，公方以退靜為意，不事趨競，故不取進士，時論高之。貞元十二年，明經出身。”按侯繼登進士第，《記考》卷十三已錄入貞元八年(792)。亦見羅補。

諸科四人。

博學宏詞科：試《披沙揀金賦》以“求寶之道，同乎選才”為韻，見《文苑英華》。又有《竹箭有筠詩》，亦當為是年試題。

李程，《廣卓異記》引《登科記》：“李程，貞元十二年進士，狀元及第。十三年宏詞頭登科。”按“十三年”為“十二年”之訛。

柳宗元，宗元《與楊誨之第二書》云：“吾年二十四，求博學宏詞。”韓注：“貞元十二年，公年二十四。”又《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不敏啟》云：“宗元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

李摯，

李行敏，《摭言》：“貞元十二年，李摯以宏詞振名，與李行敏同姓、同年、同登第。又同甲子，登第時俱二十五歲。又同門。摯嘗答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席夔，見《文苑英華》。

張仲方。見《文苑英華》。《舊書》本傳：“仲方宏詞登科，釋褐集賢院校理。”

知貢舉：禮部侍郎呂渭。見《唐語林》。《摭言》：“貞元十一年，呂渭第一榜撓悶，不能定去留。因以詩寄前主司曰：‘獨坐貢闈裏，愁多芳草生。仙翁昨日事，應見此時情。’”○孟按：此處稱引《摭言》之語，當附上年知貢舉禮部侍郎呂渭下。

李程《日五色賦》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守三光而效祉，彰五色而可嘉。驗瑞典之所應，知淳風之不遐。稟以陽精，體乾爻於君位；昭夫土德，表王氣於皇家。懿彼日升，考茲禮斗。因時而出，與聖為偶。仰瑞景兮燦中天，和德輝兮光萬有。既分羲和之職，自契黃人之守，舒明耀，符君道之克明；麗九華，當帝業之嗣九。時也寰宇廓清，景氣澄霽。浴咸池於天末，拂若木於海裔。非烟捧於圓象，蔚矣錦章；餘霞散於重輪，煥然綺麗。固知疇人有秩，天紀無失。必觀象以察變，不廢時而亂日。合璧方而孰可，抱珥比而奚匹。泛草際而瑞露相鮮，動川上而榮光亂出。信比象而可久，故成文之不一。足使陽烏迷莫黑之容，白駒驚受彩之質。浩浩天樞，洋洋聖謨。德之交感，瑞必相符。五彩彰施於黃道，萬姓瞻仰於康衢。足以光昭千古，照臨下土。殊祥著明，庶物咸睹。名翬矯翼，如威鳳兮鳴朝陽；時藿傾心，狀靈芝兮耀中圃。斯乃天有命，日躋聖，太階平，王道正。同夫少昊諒感之以呈祥，異彼夏王徒指之而比盛。今則引耀神州，揚光日域。設象以啟聖，宣精以昭德。彰燭遠於皇明，乃備彩於方色。故曰

惟天爲大，吾君是則。”《文苑英華》

湛賁《日五色賦》曰：“聖日呈貺，至德所加。布璀璨之五色，被輝光於四遐。纖塵乍收，爛彼雲間之彩；清漣既動，煥乎川上之華。且夫德惟純一，瑞符祚九。彼合璧而未方，願抱珥而何有。豈若青赤以之彩錯，光芒屏其氛垢。星同色而莫儔，露成文而曷偶。至乃天衢將曙，春雨新霽。廓彼長空，斂其纖翳。煥羲車而逾媚，映彤庭而轉麗。同象德於金天，陋再中於漢帝。於時宸眷屢迴，聖心方契。恒吁食以爲慮，豈浮雲之能蔽。觀其往復黃道，隱見非一。彰有德而天下文明，照無私而海內清謐。馴翬對而阻色，儀鳳臨而委質。光浮石壁，謂媧皇之補天；影入詞林，疑江淹之夢筆。彼連珠之代，王字之日雖得以載其圖牒，實難以爲其儔匹。未若光分五色，德合三無。明天道以下濟，與人事而同符。較茲嘉祉，超於邃古。杲杲而五色成文，郁郁而萬物咸睹。祥光旁燭，偏宜連畛之瓜；瑞彩下臨，更並建社之土。于以光被四表，昭彰元聖。播頌聲於管弦，流喜氣於歌詠。矧其堯舜爲理，羲和奉職。仰以陽精，象於我德。不然何以照曜六合，玄黃五色，出乎震位，煥夫皇極。仰其耀，希煦嫗以資成；傾其心，比葵藿之生植。儻餘光之可惜，庶分陰之有得。”《文苑英華》

崔護《日五色賦》曰：“陽精之瑞兮，惟瑞之嘉。首三光而委照，備五色以連華。繁彩遙分，叶二數於聖運；祥光下燭，贊元吉於皇家。且夫天之降禎，昭示群有；日之效慶，丕應元后。軼圖牒而稱靈，著策書而不朽。徑惟千里，表年曆而當千；麗彼九華，彰帝業之在九。懿其廓烟霄而朗霽，斂天宇之氛曠。出暘谷之方融，歷離宮而增麗。羲和疑而愕立，疇官駭以橫睇。循黃道以遲遲，爍青冥而晰晰。觀其瑞景中煥，浮晶外溢，所以告昌期，符聖日。結金天以標異，掩群祥而首出。仰其衆色，比河上之榮光；徵彼謠言，異江中之萍實。景麗天衢，明均八區。知神光之有宰，信玄化之潛敷。媚韶陽於紫陌，混佳氣於皇都。于是見土

行之善應，識帝載之珍符。君一德兮格於上天，日五色兮臨於下土。實有感而斯見，固惟仁而是輔。乘虛散彩，狀朝烟之煖空；緣隙通輝，若晴虹之入戶。燦爛同耀，玄黃交映。彙藻繪於金輪，聚雲霞于寶鏡。當道泰以垂貺，契河清之表聖。諒四彗之莫儔，豈再中而攸競。則知天意非昧，人情可測。所以異其彩，示輝光之日新；所以呈其祥，慶文明之允塞。偉夫彼日之瑞，可以象君之德。謬膺薦於春闈，幸觀光於上國。”按今本《文苑英華》闕名，據《永樂大典》所載舊本補。

李程《春臺晴望詩》曰：“曲臺送春日，景物麗新晴。靄靄烟收翠，忻忻木向榮。靜看遲日上，閑愛野雲平。風慢遊絲轉，天開遠水明。登高塵慮息，觀微道心清。更有遷喬意，翩翩出谷鶯。”《文苑英華》

\* 湛賁《春臺晴望詩》曰：“追賞層臺迥，登臨四望頻。熙熙山雨霽，處處柳條新。草長秦城夕，花宜漢苑春。晴林翻度鳥，紫陌閱行人。旅客風塵厭，山家夢寐親。遷鶯思山谷，騫翥待芳辰。”《文苑英華》。孟按：此詩原題作“鄭賁”，據陳補考訂賁為咸通三年進士第，詳該年考。陳補以為《文苑英華》卷一八四所收鄭賁《春臺晴望》詩，疑為湛賁詩，因姓名音形相近而訛。今從其說徑改。

喬弁《春臺晴望詩》曰：“層臺聊一望，遍賞帝城春。風暖聞啼鳥，冰開見躍鱗。晴山烟外翠，香藥日邊新。已變青門柳，初銷紫陌塵。金湯千里國，車騎萬方人，此處雲霄近，憑高願致身。”《文苑英華》

李程《披沙揀金賦》曰：“物有感者，其沙之同流。韜至精之未吐，俟明鑒以來求。披隕沓，歷汀洲。期往而有覲，必專而是謀。若不克見，何遠不討。大無間於洪流，細寧忽於潢潦。必因目擊，信夫川則效珍；不假鏡臨，所謂地不藏寶。於戲！未分美

惡，必在妍媸。當有期於慎簡，幸無見於忽遺。經營乎永昌之日，徘徊乎麗水之湄。初若決浮雲，搖星光之的的；又似剖群蚌，貫珠彩之纍纍。充一鎰而有待，貫三品而方期。出輕漣而沈潛自照，別麗景而光炁生姿。泊乎沙之汰之，既堅既好。斷之則同心斯得，用之則從革是寶。必資作礪，自同選衆以求仁；曾是滿籬，未若勸學而知道。伊昔識真者寡，罕遇良工。遺我於一撮之內，混我於衆流之中。純固空知夫自守，精英不得而外融。與砂磧而雜居，則如雲積；處磧按字疑有誤。〔趙校：“磧璞”，《英華》卷一一八作“礪璞”。〕璞而自異，詎可雷同。寶既有矣，況於人乎！夫辨之掌握，尚辱在泥塗。則將排碧沙，涉清淺，雖有懷於揀金，庶不遺於片善。今則藻鑿既朗，庸將自媒。興公雅符於通論，士衡猶患於多才。不然者則懷寶而退矣，曷爲體物而來哉！”《文苑英華》

柳宗元《披沙揀金賦》曰：“沙之爲物兮，眇污若浮。金之爲物兮，耻居下流。沈其質兮五材或闕，耀其光兮六府孔外集作“以”。修。然則抱成器之珍，必將有待；當慎擇之日，則又何求。配圭璋而取貴，豈泥滓而爲儔。披而擇之，斯焉見寶。蕩浸淫而顧盼，指炫炁而探討。動而愈出，將去幽以即明；涅而不緇，實既堅而且好。潛雖伏矣，獲則取之。翻渾渾之濁質，見耀耀外集作“熠熠”。之殊姿。久暗未彰，固亦將君是望；先迷後得，孰謂棄余如遺。其隱也，則雜昏昏，淪浩浩，晦英姿兮自保。和光同塵兮，合於至道。其遇也，則散奕奕，動融融，煥美質兮其中。明道若昧兮，契彼玄同。儻俯拾而不棄，諒致美於無窮。欲蓋而彰，故炯爾而見素；不索何獲，遂昭然而發蒙。觀其振拔污塗，積以錙銖，研清暉外集作“碎清光”。而競出，耀真質而將外集作“特”。殊。錐處囊而纖光乍比，劍拭土而異彩相符。用之則行，斯爲美矣；求而必得，不亦悅乎。豈徒媚旭日以晶燹，帶長川之清淺。皎如珠吐，類剖蚌之乍分；粲兮星繁，似流雲之初卷。是以周詩乍比，而《祈招》即詠；外集作“周德思比，而岐昌即詠”。陸文可侔，而《昭

明》是選。若然者可以議披沙之所托，明揀金之所裁。良工何遠，善價爰來。拂以增光，寧謝滿籟之學；汰之愈朗，詎慚擲地之才。客有希採掇於求寶之際，庶斯文之在哉。”《文苑英華》、《河東外集》。

席夔《披沙揀金賦》曰：“寶之至者，金實難儔。何混質於微細，每隨沙以沈浮。不耀其光，誠觀而莫辨；退藏於密，故披而可求。玄鑒在人，至誠斯保。察晶熒於磧礫，視隱映於潭島。澹以冥搜，靜而窮討。翻混濁，酌澄浩。得之爲利，雖云貨以藩身；揀必於精，終是不貪爲寶。道以之至，行無越思。研精既辨，取捨奚疑。浩浩同流，詎謂從難分矣；專專匪惑，盡可汰而出之。信多雜而不混，何在小而見遺。故得方以選才，比諸振藻。符至人和光之德，明君子知微之道。豈止匪固於窮，思濫於中，懷至寶，竊玄功，披隕淹而不厭，積貨產以未豐。則情惟盜比，而業於商同也。徒觀夫敷彩污塗，涅而不渝，外濁如汨，中明自殊。養正以蒙，潛雖伏矣；從人之欲，道豈遠乎。彼荆山採玉，河上求珠，別雙足而未偶，冒萬死而爭趨。匪曰能智，是爲至愚。曷若隱而自彰，微而可辨，常保質於堅重，匪淪精而展轉。以是爲德，則和而不同；以是求賢，則舉不失選。況今至珍必見，朗鑒恒開。細無不察，大無不該。在沈潛而未耀，求揀鍊而斯來。亦何必披鄱陽之沙方見爲寶，覽士衡之賦然後稱才。”《文苑英華》

張仲方《披沙揀金賦》曰：“披流沙之至寶，惟良金而可求。諒稟質以相混，信韜光而莫儔。處其污而含潔，潛其剛以產柔。將陶甄以入用，在晶熒而必收。爾乃發彼衆彩，瑩然秘寶。砂礫之下，自守其堅剛；茫昧之中，我得其精好。遠邇必取，纖微罔遺。泛隕淹以吐色，洗蒙垢以成姿。匪塵泥之足亂，豈玉石以生疑。既乍明以乍滅，在沙之而汰之。同至人受污以不吝，等君子藏光以俟時。且流形厚地，晦質玄造。厥貢取戒於不貪，旁求必歸於有道。然後百寶惟斥，三品惟崇。美價初炫，微明內融。晦

沈潛而不雜，秉熠爚以潛通。將耀質而有異，豈藏山之與同。鑒裁無疲，期必分於醜好；拂拭相借，固不假於磨礱。俾精鍊以作範，庶從革以成功。亦何異夫才爲物表，道出常途，標百行以卓爾，摘繁文而煥乎。每和光而不昧，居衆流而有殊。善惡猶茲必分，真僞於焉可辨。雖知己而見錄，本良工而妙選。將永隔於下流，且不遺於片善。故明因特達，道靡遭迴。乍披之而可玩，亦求之而乃來。同無脛而斯感，豈衆口以爲猜。今振藻以作賦，而愧乎擲地之才。”《文苑英華》

李程《竹箭有筠詩》曰：“常愛凌寒竹，堅貞可喻人。能將先進禮，義與後凋鄰。冉冉猶全節，青青尚有筠。陶鈞二儀內，柯葉四時春。待鳳花仍吐，停霜色更新。方持不易操，對此欲觀身。”《文苑英華》

席夔《竹箭有筠詩》曰：“共愛東南美，青青嘆有筠。貞姿衆木異，秀色四時均。枝葉當無改，風霜豈憚頻。虚心如待物，勁節自留春。鮮潤期棲鳳，嬋娟可並人。可憐初籜卷，粉澤更宜新。”《文苑英華》

張仲方《竹箭有筠詩》曰：“東南生綠竹，獨美有筠箭。枝葉詎曾凋，風霜孰云變。偏宜林表秀，多向歲寒見。碧色乍葱蘢，青光常蒨練。皮開鳳彩出，節勁龍文見。愛此守堅貞，含歌屬時彥”《文苑英華》

### 十三年丁丑(797)

中書試進士策問：“先師之言，辨君子小人而已。勸學則舉六蔽，咸事則稱九德，推其性類，又極於是矣。孟軻之數聖者，有清有和。文子之言人位，上五下五。列夷惠於天縱，頗有所疑。況牛馬於最靈，豈爲至當。班固之《古今表》，劉邵之《人物志》，品第乖迕，或鈎摭纖微，誠有可觀，恐非盡善。既強爲己之學，必

有析理之精，敬俟嘉言，以祛未達。”第一道。問：“乃者西裔背盟，勞師備塞。今戎王自斃，邊遽以聞。而議者或曰因其喪而弔之，可以息人。或曰乘共虛而伐之，可以闢地。或曰夷實無厭，兵乃危事，皆所以疲中國也，不若如故。是三者必有可採，思而辨之。”第二道。《權文公集》。中書試進士，事無所考。按是年德宗以有司出賦題不悅，宰相喻使減人數，十餘人已得復黜。見李翱《獨孤朗墓誌銘》。或使中書重試以策歟？

十二月，顧少連爲尚書左丞，權知貢舉，奏：“伏以取士之科，以明經爲首；教人之本，則義理爲先。至於帖書及以對策，皆形文字，並易考尋。試義之時，獨令口問，對答之失，覆視無憑，黜退之中，流議遂起。伏請准建中二年十二月敕，以所問錄於紙上，各令直書其義，不假文言。仍請依經疏對奏。”敕：“宜依。”《冊府元龜》、《唐會要》。

進士二十人：《玉芝堂談薈》作“三十人”。試《西掖瑞柳賦》，以“應時呈祥，聖德昭感”爲韻，見《舊書》本傳。《文苑英華》又載《龍池春草詩》，當是此年試題。

鄭巨源，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郭炯，見《文苑英華》。

陳詡，《永樂大典》引《閩中記》：“陳詡字載物，貞元十三年及第。”歐陽詹《泉州刺史席上宴邑中赴舉秀才於東湖亭序》：“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八人，公將首薦於闕下。秋八月，與八人者鄉飲之禮既修，遂有東湖亭之會。是日人有《甘棠》、《頰宮》之什。客有天水姜闓、河東裴參和、潁川陳詡、邑人濟陽蔡沼。”按詡於是年登科，蓋三舉而後及第。《淳熙三山志》：“陳詡，終戶部員外郎、知制誥。”

宋迪，《永樂大典》引《宜春志》：“貞元十三年，宋迪登進士第。”

獨孤申叔，柳宗元《獨孤申叔墓碣》：“君諱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韓注：“貞元十三年，申叔中進士。”

裴操，柳宗元《呂侍御恭墓誌》：“呂渭貞元十三年爲禮部尚書，知貢舉，擢裴延齡子操居上第。會入閣，遺私謁之書於廷，罷爲湖南觀察使。”